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群众出版社

扎玛的狮子

悬疑·神秘·惊悚·恐惧

[美] 大卫·艾婕雷·盖茨 等著

怪异的密室杀人案

处女博士之死

绝处逢生

谋杀发生在早上

酒瓶里的记忆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群众出版社

扎玛的狮子

[美] 大卫·艾婕雷·盖茨 等著

楼迎宪 曹立群 等译

1712.45
G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扎玛的狮子 / (美) 大卫·艾捷雷·盖茨等著; 楼迎宪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145-7

I. 扎… II. ①弗…②楼…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32 号

扎玛的狮子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著 者: [美] 大卫·艾捷雷·盖茨 等著.

译 者: 楼迎宪 曹立群 等译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59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145-7 / I · 169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酒瓶里的记忆	1
扎玛的狮子	35
摆渡人	67
今夜你会不会来?	79
完美谋杀	90
开往明天的有轨电车	106
记账簿	123
失踪之谜	137
记住我的话, 你不必回答	155
谁人之利	168
直面人生	180
法勃与驯鹿凶手	197
怪异的密室杀人案	207
处女博士之死	224
绝处逢生	238
货车里的男人	250
隔壁的大卫	265
谋杀发生在早上	279
公路炸弹	303
卡耐马	320

酒瓶里的记忆

克拉克·华沃德

曹立群/译

在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镇，李·沃尔什下了特拉维公共汽车。感觉坐了一整夜的公共汽车后，他就像被折成四折，然后又在一个专门装侏儒的棺材里面被关了十二小时。他觉得，唯一使他没有完全残废的原因，是在斯威沃特和麦卡伦之间，他一共换乘了三次公共汽车——在圣安杰罗、德尔李澳，还有拉尔多——在这些地方他不得不站起来，来来回回走上几分钟。

李的身上多长了二十磅赘肉，他知道这一点；五年的牢狱生涯里他吃的都是富含淀粉类的食品，使得这些赘肉都堆积到了他的肩膀、大腿和腰腹部。但他知道在两三个星期内他就能去掉多余的肉；野马和公牛会帮助他抖落这些肉——也就是说，如果他能说服一个巡回演出的骑术杂技团（美国西部专门表演驯服野马、掷索套牛的表演——译者注）带上他。在此期间，他只会移动得慢一点，呼吸得重一点。

他一只胳膊夹着帆布包，另一只胳膊夹着一份隔天的骑术杂技报，两只手从小袋子里掏出一些劣质烟丝，洒在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然后熟练地把纸卷成一支烟，舔了舔纸的一端将它封好，随后又将烟的一头拧了拧，夹在双唇间。他用一根树枝点燃了烟，这树枝是他用坚硬的拇指指甲从土里挖出来，作引燃篝火用的。站在公共汽车站外，他放眼朝四周看了看布朗斯维尔镇。他觉得，这地方和得克萨斯跟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处的其他小镇没什么两样：大楼和商店都漆成了你在堪萨斯和密歇根永远无法看到的、热辣辣的极富墨西哥风格的色彩，来自于边境线另一边的老墨西哥马塔莫洛斯镇的色彩。李知道，这儿的人们从不省事儿地管它叫“墨西哥”，他们管它叫做“老墨西哥”。

在这些色彩的背后，是美国商业与边民之间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所谓边民，指的是生活在边境线另一边的墨西哥人，他们可以在白天的时候过境六个小时，来买些在马塔莫洛斯买不到的东西。作为交换，浑身包裹着皮革的牛仔，爱喝啤酒的卡车司机，偶尔还有皮肤晒成古铜色的、还在上中学的青少年橄榄球运动员，以及肤色苍白的银行职员，在夜晚穿过边境线来到马塔莫洛斯，以期得到他们在布朗斯维尔得不到的东西。边境线的生活是放荡的，有人愿卖，就有人愿买。

国际边境线是座横跨格兰德河的短短的收费桥，李沿着边境线走来，悠

然自得地踱出了美国边境线，来到了老墨西哥境内。他走过边防检查站时，穿黑色制服的墨西哥边境卫兵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不过又是个外国佬罢了，来买折叠式弹簧刀，免税烈酒，毒品，变态色情电影，或者也许是二十分钟的梦遗，跟一个他希望长得像萨尔玛·海耶克（墨西哥籍好莱坞性感女明星——译者注）的女人共度春宵。管它是什么，这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颜色更黑的太阳镜、板着脸的人才不在乎呢；这地方已经糟糕透顶了，人们带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使马塔莫洛斯变得更糟糕。

在墨西哥境内，一伙年龄各异的小贩蜂拥而上，向他推销香烟、口香糖、油酥点心、水果、廉价珠宝，以及女人的信息，李未加理会。他走进了到达的第一家酒吧，名叫 Los Amores（西班牙语，下同——译者注）——情人。在吧台上，他没理睬三个站在公用电话亭里的街头妓女，还有一个 coyote——蛇头——正低声和两个即将成为 mojados——偷渡者——的人交谈，他打算今晚带领他们越过边境线。

当酒吧招待过来招呼时，李点了一杯金科尔沃酒（一种墨西哥龙舌兰酒——译者注）和一瓶科罗纳（啤酒名——译者注）。他将龙舌兰酒一饮而尽，紧接着又灌了几口冰镇黄啤，片刻间觉得自己第一次开始放松下来。自从二十八小时前，他从斯威沃特监狱带着刑满释放的证书和一千四百二十美元的现金离开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过。这笔钱是他以每小时十六美分的速度一点一点攒起来的，他在臭气熏天、热气蒸腾的监狱洗衣房里每小时才挣三十二美分。

他身体前倾靠在吧台上，又要了一杯金科尔沃。几分钟以后，他回头看着三个年轻的街头妓女，心里盘算着该挑哪一个。

傍晚时分李出了酒吧，朝着马塔莫洛斯假日剧场走去，他从骑术杂技报上得知，一个墨西哥骑术杂技团要在这儿表演三场，明天是他们的第一场。然后杂技团一路朝北到皮德拉·内格拉斯，最后一站是蒙特雷。当他到达时，有人正在沿着露天座位搭建牲畜通道。一面大旗悬在露天通道的上方，写着“埃尔格兰德骑术杂技团”。在正在搭建的通道对面，停着一长溜装运牲畜的卡车和房车。墨西哥牛仔们正往一个围栏里赶野马，往另一个围栏里赶公牛。在一辆大点的、最新的房车车厢上，漆着“瓦尔多骑术杂技团娱乐有限公司”的字样。李笑了起来，他想，对于一个在边境小镇之间到处巡演的吉普赛墨西哥骑术杂技团而言，这名字是太花哨了点儿。

在里面，他找到一个瘦得跟条蛇似的、年龄跟他相仿、大约三十八岁的

墨西哥人。他头发上抹满了啫喱，笔直地朝脑后梳去，衬衫扣子敞开着一直到肚子，可以看见里面露出三根金链子。他坐在一张凌乱的金属桌子后面，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文件，几个空咖啡罐，两个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

“你是这儿的老板？”李问道。

“你要干吗？”墨西哥人草草瞥了他一眼，问道。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老板。”李平静地重复道。

“我就是瓦尔多，你要干吗？”

李掏出那卷钱来。“我想要签几个表演项目。骑野马和骑公牛。你们的人场费是多少？”

瓦尔多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李苍白发福的身躯。“你这样子是在搞自杀，外国佬？你根本不能骑野马和公牛。”

“我能，”李语调平平地说。“我的体形是有点儿走样，有点儿缺乏锻炼，可我能跟任何人一起骑野马和公牛。要不了俩星期，我获得的奖金就抵得上双倍甚至三倍的人场费。多少钱？”

瓦尔多耸了耸肩。“那是你的身体的钱，壮汉。每个项目三十五美元。”李数钱的时候，瓦尔多问道，“你骑野马和公牛有多久了？”

“五年了。”

瓦尔多吹了声口哨。“这么长时间。”他把入场费都装进了口袋，然后说，“我得让人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只不过是保险公司的例行公事。到急救拖车那边去见我的妹妹露普。她是个注册护士。我得确认一下你可别有什么心脏杂音或其他什么毛病。我可不能让牛仔死在我的场子上；要不然就得写好多报告。”

李签了录取表格，然后离开了。

露普·瓦尔多比她哥哥小几岁，没有黏糊糊的头发，也没那么瘦。她右边脸颊上有几个粉刺留下的疤痕，双眼看上去深不可测。

“干这样的活儿你不觉得你老了点儿吗？”当李出现在急救拖车里的时候她问。

“我这个人显老。”李说。

“你付给我哥哥多少钱才签的约？”

“七十美元。”

露普轻声叹了口气。“把你的衬衫脱了吧。”

她用一个冰凉的听诊器在他的胸部和背部听了听，然后将量血压用的橡

皮囊袖带裹在他的胳膊上。“你白得跟牛奶一样，”她说，“你从不出来晒晒太阳吗？”

“再过几天，”他答道，“我就会变成和你一样的棕色。”她站得离他非常近，当她往橡皮囊袖带里打气时，把他的胳膊压在了自己的胳膊下面。她身上有股好闻的辣椒味，也许来自她的呼吸，也许来自她的双手，李搞不清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但他不介意，因为这味道人们私底下喜欢，又不愿公开承认，是令人又爱又恨的味道之一。而这会儿他喜欢。他们的视线相遇，对视了片刻，然后又在突如其来的慌乱中移开了。

“我想你身体挺好的，”她检查完了以后说。在他穿上衬衫的时候，她又低低地叹了口气。“瞧，我真的认为你应该重新考虑这事儿。我能让哥哥把入场费还给你，你的身材根本不合适骑野马和公牛。”

“我知道，”李承认。“可只有一个方法恢复身材——那就是开始骑野马和公牛。”

“你这么做是自杀。”她一边摇头一边说。

“我希望不是。”李微笑道。“不想让你哥哥写那些报告。”他把衬衫下摆塞到裤子里，然后问，“牛仔们在哪儿过夜？”

“镇子边上的小汽车旅馆。名叫西达尔格旅馆。告诉经理你和我们在一起。”

李点头致谢，然后离开了那里。

在西达尔格旅馆办完入住手续以后，李穿过街道来到一家专卖瓶装酒的商店，买了一公升里尔亚纳龙舌兰酒，然后又穿过街道，在旅馆的咖啡店后部靠窗的地方找了个安静的小包间。窗外暮色渐浓。他要了一盘玉米粉圆饼，一盘回锅煎炸土豆泥，一罐科罗纳啤酒。科罗纳啤酒先上来了，李就着棕色包装纸袋打开了龙舌兰酒瓶盖，喝了一口，又过了一口冰啤酒。在等他的晚饭的时候，他卷了三支烟，点燃了一支，把另外两支放到一边。今晚以后不能再抽了，他告诫自己。也不能再喝啤酒了，只能喝龙舌兰酒。他知道自己需要龙舌兰酒。第一次骑完野马和公牛以后，浑身会像散了架似的疼痛；而龙舌兰酒能使疼痛麻木。就像是被麦克·泰森狠狠揍了一顿，然后又滚下六层高的金属楼梯一样。能有力气把龙舌兰酒举到嘴边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他的晚饭端了上来，一大盘里脊嫩牛肉，一大盘回锅煎炸土豆泥，上面浇了一层融化的奶酪，还有一摞包着的热乎乎的玉米粉圆饼。他埋头吃了起

来，一只手拿叉子，另一只手拿卷起来的玉米粉饼。他吃到一半，喝第三口龙舌兰酒的时候，看到窗口对面开来了一辆脏兮兮的、款式老旧的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顶篷遮着，停在李窗口对面的人行道边上。海泽尔从副驾驶座一侧下了车，她站在人行道上，透过玻璃窗看着他，没有微笑，没有皱眉，更像是在审视他，仿佛用了他这辈子所知道的最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对着驾驶员说了句什么，那个人胳膊粗壮，穿着一件紧身开领短袖衬衫，时髦的铁灰色头发，跟他锐利的铁灰色眼睛正相配。那人点了点头，海泽尔走进了咖啡店。当她朝着李的小包间走过来时，店里的其他五个家伙转过头来看着她。店员转过头来看着她，烧煎炸食物的厨子从厨房出来看着她，海泽尔的身材和步态令人瞩目，就连两个墨西哥妇女都带着浓厚的兴趣看着她。

海泽尔坐到了他的对面，说：“你看起来糟糕透顶，李。”

“我刚从牢里出来，海泽尔，你大概忘了。”

“别那么令人讨厌，”她低声说道。她看着他就着纸袋包着的瓶子喝了一口。“龙舌兰酒？”她问。

“龙舌兰酒，”他证实道，微微倾了一下头。“龙舌兰酒瓶里有好多回忆。”

“你就这样喝，一点儿都不掺别的？”她问。“我是说，你刚出狱，这酒对你来说太烈了。”

李低声咕哝了几句。“我在监狱里喝的比这一辈子还多。我们自己在洗衣房里蒸馏李子酒，大多数人到了中午时分就已经醉醺醺的了。这是我们唯一能逃避那鬼地方的方式。”

海泽尔的表情柔和了下来。“很糟糕吗，李？”

李的表情严峻了起来。“不，海泽尔，很有乐子。就像星期六晚上的游乐场。你究竟想要什么？”

她朝窗外看去。那个人在车里专注地看着他们。“艾德·福克斯，”他说。“记得他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他呢，海泽尔？他就是在边境线逮捕我的移民局警官。实际上，是他将我移交给墨西哥警方的，即使他是在得克萨斯境内抓住我的。”

海泽尔的视线移开了。“艾德和我已经结婚了。我和我的离婚刚成定局，我们就结婚了。”她停了一下，好像在等候责备之类的回答。当她的视线移回来时，李只管埋头不停地吃。“好吧，”她自我辩护般地加了一句。“你不能指望我等你五年，对吗？”

“海泽尔，我现在回头想起来，”他沉思道，“我不该指望你等上五天。”

海泽尔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了。“好吧，李，我们别再相互苛责了。每个人都会犯错：你，我，艾德，总统，罗马教皇，每个人。聪明的是要学会宽恕和遗忘。”

李嘲弄地嘟囔了几句，然后又喝了一口。海泽尔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珠，冲着车里的男人点了点头。艾德·福克斯下了敞篷车，走了进来。店里其他人也朝他看着。他体格粗壮，肌肉发达，强悍魁梧，走起路来凶神恶煞。他在的时候人们就不朝海泽尔看了。

福克斯坐在海泽尔身边，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李，那样子就像自从人间有善恶之分以来，每个警察、每个监狱卫兵、每个假释官看着每个在押囚犯和每个获释囚犯一样。那神情仿佛在说：“我高你一等，流氓，你给我记住了。”

“你过得怎么样，沃尔什？”他问道。

“好得不能再好了，福克斯警官。”李兴高采烈地说。“祝贺你永结同心，给自己找了个漂亮女人。”

“是啊，谢谢，”福克斯干巴巴地回答。“别再叫我警官了；我现在不在移民局干了。海泽尔跟我好上以后，我就不干了。我现在在休斯顿干私人保安的活。商业保安。”

李瞥了海泽尔一眼，微笑起来。这家伙是个在大商厦里值勤的保安。难怪凯迪拉克款式老旧了，也许是二手货，像海泽尔一样。

他的前妻把话切入了正题。“我们来这儿是跟你做笔交易，李。那些未经切割的钻石现在对你来说毫无用处。你是个获释囚犯，你没有关系网，没法把钻石变成现金。你接近的任何人，或者由斯威沃特其他囚犯介绍给你的任何中间人，都会立刻将你看成乡巴佬，并且狠狠地敲你一笔。”

“那你跟艾德就不会狠狠敲我一笔，是吗？”李嘲讽道。

“我们不会，”海泽尔加重了语气。“我们想跟你公平分配，公平交易，每一步都不会抛下你。艾德会安排我们去见一个收赃人，他当你的后援，和你一起去，以确保你拿到现金。钱我们三个人平分，然后希望能心平气和地各走各的路。这是笔十全十美的交易，李。带上钻石来见我们，然后——”

“我没有钻石，海泽尔。从来没有，”李语调平平地告诉她。“我不是贼。”

海泽尔和艾德互换了个怀疑的眼神。

“瞧，沃尔什，”艾德·福克斯接过了话题，“让我们都理智点，怎么样？

我们知道你不是个贼，我们也知道你在牢里受够了罪——没有东西能改变这一点。”他交叉胳膊撑在桌上，身体前倾。“你瞧，一个宝石批发商在蒙特雷被三个家伙抢了：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白人。他们抢走了装在三个公文箱里的宝石：抛光并镶嵌好的红宝石，抛光但未切割的绿宝石，还有未经切割的钻石。宝石被转移到了纸袋子里，大小就跟你手里拿着的装瓶子的纸袋差不多。”他冲着李手里的棕色纸袋点点头。“抢劫犯们朝东跑到了雷诺萨，想穿越边境进入得克萨斯的麦卡伦。两个墨西哥人带着红宝石和绿宝石，白人带着那袋钻石。外面到处是这三人的悬赏图形；当他们到达雷诺萨时，整个镇子都布满了警察和士兵。两个墨西哥人慌了神，把那个白人给甩了。他们想从北边几英里以外的格兰德河偷渡入境，结果被逮住了——人赃俱获。与此同时，那个白人——顺便说一句，他一直没被抓到过——想要隐身于奥勒根旅馆。当时这家旅馆里住着许多美国人，你也在里边，你们正随着骑术杂技团从坦皮科到修达·胡阿雷兹巡演马戏杂技。也许这家伙是想混迹于你们中间，扮成杂技团成员，我不知道。但墨西哥警察封锁了所有的旅馆出口，开始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这时候可能他也慌了，决定试试其他方法。所有骑术杂技团成员的行李都堆在大堂的几辆手推车里，等着杂技团的大巴来装。我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这家伙走上前去，找了个没上锁的行李箱，把那包钻石塞了进去。”福克斯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模仿法庭辩论时的暂停，以增强戏剧性效果。接着他说道，“那个行李箱是你的，沃尔什。”

“还记得吗，李，我们那天傍晚到达修达·卡马格时，”海泽尔提醒他，“你箱子上的行李标签不见了？他一定是把它拿走了，日后他好找到你。”

“就这些？”李说。“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他一定跟你们一样想要这些钻石。”

“你走出斯威沃特监狱大门时，他本该正等着你，”福克斯猜测。“只不过他不知道你在那里。他以为你还在墨西哥监狱里呢。”

李脸部的肌肉绷紧了，像沙漠天空一样浅蓝色的眼睛变得冷若冰霜。“我压根儿就不该被关进一个墨西哥监狱。”

“我们不谈这个，李——”海泽尔急切地说。

“见鬼，为什么不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我头两年的刑期是在一个名叫拉塔·格兰德·卡赛尔的监狱里面度过的。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大老鼠监狱。它在蒙克洛法的外围，那里有个锌矿。这是外国佬囚犯劳动的地方——在臭气熏天的锌矿。到了晚上我们就被关到牢房里，牢房门能防飓风，上面的洞仅够矿山里的老鼠钻进来，这些锌矿里的老鼠就跟人的脚

掌大小差不多。它们有锯子般锐利的小牙齿，如果人不及时醒来赶走老鼠的话，它能咬穿人的骨头。有人被咬掉一小块脚趾、耳垂、鼻尖也并非少见。”李对着艾德·福克斯怒目而视。“整整两年，混蛋。我在那地狱般可怕的地方整整关了两年，直到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互换囚犯，我才出了那个监狱，被送到斯威沃特服余下的刑期。两年哪，福克斯警官。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在墨西哥的修达·阿库那和得克萨斯的德尔李澳之间的边境出入口，你拦下了我，而我没有答对你有关钻石的问题。你就一把将我推回到墨西哥那边，任凭那边的警察抓住我。如果由你来处置的话，我就会在拉塔·格兰德监狱里面整整关上五年。”

“沃尔什，事情不该发展到后来这个样子的，”福克斯固执地告诉他。“墨西哥警察应该先审你两天，消消你的锐气，然后我再过去，把你带回来：想跟你做笔买卖，分一半钻石，然后再跟墨西哥警察平分。只不过事情后来没朝那个方向发展。那个被抢劫的宝石商人跟墨西哥城的地区检察官有点关系；他想把抢劫他的三个人全关起来，好教训教训那些自命不凡的匪徒，免得他们再干出同样的事情来。警察匆忙将你转到了南方，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事儿。随后法庭对这两个墨西哥人判了较轻的刑罚，又说第三个人是你。整件事情完全失控了。”

海泽尔伸出手来碰碰李的胳膊。“这就是我一直没有去那里探望你的原因，李，”她说。“我怕我一跨过墨西哥边境，他们就把我当成你的同谋给抓起来——”

“那么在互换囚犯以后，当我被关在斯威沃特的时候呢？”他质问。

她耸耸肩。“那时候我已经跟艾德好上了。再来探望你好像不太合适。”

“哦，可现在我出来了，你来探望我就没事儿了。因为这会儿你认为能从这件事情上沾上点好处。得了吧，你错了。我没有钻石，从来没有。”

“行了，沃尔什。五天以后，当你试图跟骑术杂技团的大队人马从修达·阿库那过境到德尔李澳时，我搜查过你的行李箱，他们派我去的。我在你的衣服下面找到了个纸袋，在纸袋底部的粘合口处粘着一颗未经切割的钻石。”

此刻轮到李耸肩了。“或许是那个真正的贼留下那颗钻石，故意栽赃。”

“李，别再绕圈子了，”海泽尔语气严厉。“当骑术杂技团人马离开雷诺萨时，那些钻石在你手里。当我们在修达·阿库那打算穿越边境回到美国的德尔李澳时，钻石不见了。在这两地间，骑术杂技团曾在修达·卡马格、那沃·拉尔多、皮德拉·内格拉斯这三个地方表演过。在这几个地方可以从格

兰德市、拉尔多和伊格尔关口穿越边境进入得克萨斯。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边境检查站查得有多严；墨西哥警方还在寻找第三个抢劫犯，那个外国佬。你把这些钻石藏在了墨西哥境内的一个边境小镇上了。”海泽尔向前倾了倾身子，两眼死盯着他，仿佛要将他看穿一般。“我们一直在跟着你，李；我们看见你进了小墨西哥佬的办公室，你签了约，是吗？你签约是因为杂技团走的是完全相同的路线。这对你回去取那笔天上掉下来的横财是个完美的掩护。你觉得你应该享受了，你为此付出了五年的代价。唯一的问题是，李，你没法一个人干。你不够精明，你也找不到人来替你收赃。你需要艾德和我，就这么简单。”

李吞下了最后一口回锅煎炸土豆泥，随即又吞了一口龙舌兰酒，盖上瓶盖塞回衬衫里面。他站了起来，步履有点踉跄。

“对于你们的好心相助，我深受感动，海泽尔，还有你，艾德。我万分感激。是真的，警官。只不过这笔买卖有一个地方出了错，那就是我没有钻石。”

他露出了开心的笑脸，走出了咖啡店。

第二天早上6点，李和其他十几个骑手一起在同一家咖啡店里吃了早饭。骑手当中除了两个人以外都是墨西哥人。这两个年轻的外国佬身材瘦长，看样子干过牧场的帮工，或许是从得克萨斯到这里来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比住简易工棚、拿临时工资更好一点的待遇。当李把装食物的托盘放到桌上的时候，这两个年轻白人坐到了他对面的长凳上。一个名叫克里斯，另一个叫波波。

“刚来的？”克里斯问道，他模样干净清秀，好像还从未刮过胡子似的。

“是啊。”李点点头。

“参加什么项目？”长着一张圆脸，满脸雀斑的波波问。

“野马和公牛。”

两个年轻人互换了一下眼色，似乎是在说：他开玩笑？李冲着他们笑了笑。

“是啊，我知道我身材臃肿，但是我能骑野马和公牛。孩子们，等几天看吧。你们干了有多久了？”

“快一个月了，”克里斯说。“我们跟着一家马戏团从西那洛一路向南来到了维拉克鲁兹。然后我们又签约再回北边。”

“奖金赢得多吗？”李嘴里满满一口食物，问道。

波波笑了。“我们赚了一点儿。我们整天都跟搭扣俏妞们混在一起。”

李也笑了起来。搭扣俏妞，他好久没听到这词儿了。搭扣俏妞是来自墨西哥和外国的，狂热追随杂技团成员的年轻姑娘们。她们白天追随着骑术杂技团激动人心的表演，晚上又亦步亦趋地跟着皮带上装有大搭扣的桀骜不驯的牛仔。

“杂技团里的野马怎么样？”李问，嘴里嚼着一块早餐炸鸡排。

“还说得过去。”克里斯说。李知道，说得过去的意思其实是糟糕。

“公牛呢？”

“挺不错。有一头名叫德拉库拉（与19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托克所著小说中的吸血鬼之王同名——译者注），当它把你甩下来以后，会用角顶你，然后舔你的鲜血。”

“你至少要到一个星期以后才会轮到骑它，”波波安慰李。“说到轮换公牛和骑手，老板瓦尔多做得挺公道的。他会让你先骑容易对付的牛。”

“不错。”李点头。“杂技团里有没有驯养猎鹰的人？”

“有，住在一辆绿色的道奇面包车里。有你需要的一切。”

吃完早饭，这群人三三两两朝着镇子外围走去。在路上，李看见那辆白色凯迪拉克停在附近，艾德·福克斯坐在车里盯着他。在喜庆日剧场里，李看了看关在两个旅行用畜栏里的牲口。他一眼就注意到了德拉库拉；它体形硕大，浑身乌黑，双眼桀骜不驯，口角淌着白沫，伤痕累累的前蹄刨起阵阵尘土，又抬起后腿猛踢围栏。李觉得现在，就他的体态，他也许只能在德拉库拉的背上坚持两秒钟。你得坚持八秒钟才能拿到奖金。

看见一辆绿色的道奇面包车停在边上，李信步走了过去。在一个从车顶伸出的、用两根竿子撑起来的破烂不堪的雨棚下面，有个约莫五十左右、大腹便便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张铝制的折叠摇椅上。

“你是这里的驯鹰人吗？”李问。

“猜对了，我叫皮特利。愿为你效劳。”

“需要牛仔裤，厚袜子，皮护腿套裤——”

“你找对人了，兄弟。跟我来吧——”

皮特利拉开了面包车的边门，露出满满几个纸板箱的牛仔裤、衬衫、皮带、靴子、皮护腿套裤、帽子、手套——琳琅满目，简直就是牛仔物品大全。

“腰围大概三十四吧？”他问。

他挑选了足够他第一个星期使用的物品，因为他知道骑了几天的野马和

公牛以后，他的体形会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李在瓦尔多的拖车旁停下脚步，领取供他表演用的动物。瓦尔多出去了，但他的妹妹露普，那个护士，在里面。她瞥了一眼他的那盒新服装。

“我猜你不是上这儿来拿回你的入场费吧？”

“不是，只是来领取今天表演用的动物。”

“还是打定主意要自杀？”

李把盒子放到瓦尔多的桌上，走到露普身边。她正在将文件整理到一个旧文件柜打开的抽屉里。

“你是不是老让新来的人泄气？”

露普耸耸肩。“我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正确的东西。这是个性格缺陷。”她扭头走过他身边，来到书桌旁。李微微倾斜身体凑近她，想闻闻她身上是否还有香甜的辣椒味。但是那味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像麝香一样的味道，于是他知道她那天还未洗过澡。“你的公牛叫皮普，”露普看着一张时间表说。“它是牛群里最温顺的动物。头几天由我哥哥替你选择公牛，好让你慢慢熟悉；然后你就得上正常的轮换名单了。我希望你能很快恢复体形。”

“我会的。我的野马叫什么名字？”

“它们没有名字，只不过是些编号。他们给你套哪头，你就骑哪头。它们都差不多；没有一头是真正比赛用的。我哥哥在演出的时候用这些牲口只不过是为了娱乐大众。这些牲口全都受过伤；推滚筒赛跑和牛犊摔跤比赛用的也是它们。如果要用它们弓着背又蹦又跳，就在睾丸上绑紧生牛皮鞭。每次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我猜是有效果，”李扮了个鬼脸说。他拿起了盒子。“我想演出结束后能见到你。”

“你演出结束后肯定能见到我，”她加重了语气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活着的话。”接着她的语调柔和了起来。“祝你好运。”

“谢了。”李眨眨眼睛说。

当他走回镇子的时候，凯迪拉克开到他身边，这次是海泽尔在开车，艾德·福克斯没在车上。“李，你今天真的要骑野马和公牛吗？”她问道，放慢车速跟着他。

“买张票子自己看吧。”他停都没停地回答。

“你会要了自己的命。”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行了，我们曾经是夫妻。看在上帝的份上，李，我是说，你这么做毫

无意义。假如你肯分享钻石，那我们都能过上舒服日子！”

“没有的东西，怎么和你分享，海泽尔。”李语调平平地说。

海泽尔骂了几句脏话，开车走了。当他到达汽车旅馆的时候，她的车已经停在了马路对面。

下午4点，在坐得满满的观众面前，瓦尔多的埃尔格兰德骑术杂技表演开始了。一个墨西哥流浪乐队在为入场式演奏。接下来是无鞍马骑术表演，再接着是特技套索表演。

第一场比赛是套小牛，共有八个选手参赛，包括李在吃早饭的时候认识的克里斯和波波，那两个得克萨斯年轻小伙。波波拿到了二等奖金，克里斯则一分也没赢到。

“干得不错。”李在牲畜通道的后面对波波说。

“谢谢，看你都已经穿戴好了。”波波说。

“是啊，”李笑着低头看看他的新牛仔褲，钉有摺扣的衬衫，宽皮带，挺直簇新的户外靴子，鞋跟装有马刺。他抬起手整了整新牛仔草帽。“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橱窗里的人体模型。”

“没过多久就不会啦。”波波说道。

克里斯走了过来，他们三个一起将胳膊撑在牲畜通道的防护板上，看着小公牛摔跤比赛，这三人都没有参加这个比赛。这是全由墨西哥人参加的比赛，一等奖给了个名叫海克特的体形健壮的矮个子年轻人。

“他真行。”波波说。

“是啊，”克里斯附和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参加的原因。”

小丑上场了，接下来就是中场休息，上半场表演结束了。休息的时候，观众们在场内走来走去，围着兜售墨西哥煎玉米卷、面卷饼和啤酒的摊位打转。李看见海泽尔和艾德·福克斯在廉价座位上盯着他。牲畜通道的后面，露普在急救拖车里替参加前两个比赛的选手包扎擦破的胳膊肘和膝盖，正忙得不可开交。她还要为杂技团最令人期待的、也是最危险的下半场比赛，骑带鞍的野马和骑公牛作做准备。

李离开了两个得克萨斯年轻人，给自己找了个靠近急救拖车的安静点的地方，开始做伸展四肢、扭腰屈膝的动作，来放松筋腱和肌肉。几分钟以后——在不到几秒钟的艰难时间里——他的筋腱和肌肉就要接受严峻的考验了。他本来打算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做点运动，但又决定放弃；那将使今天浑身酸痛。现在，他扭扭腰，弯腰伸手触碰脚趾以放松后腰部肌肉，并做点深下蹲动作来放松大腿。露普透过窗子看见了他，于是走出了